



BRIAN LUMLEY

布莱恩·拉姆利 神秘幻想大全

花山文艺出版社

波利亚的月亮

IN THE MOONS OF BOREA

[英] 布莱恩·拉姆利 / 著
彭宇澜 / 译



波利亚的月亮

IN THE MOONS OF BOREAL

[英]布莱恩·拉姆利 / 著
彭宇澜 /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波利亚的月亮 / (英) 拉姆利著; 彭宇澜译.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1

(布莱恩·拉姆利神秘幻想大全)

ISBN 7-80611-960-4

I. 波… II. ①拉…②彭… III. 科学幻想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2242 号

布莱恩·拉姆利神秘幻想大全

波利亚的月亮

[英] 布莱恩·拉姆利 著

彭宇澜 译

责任编辑: 李艳明 装帧设计: 田 晗 插图: 魏清河

美术编辑: 李文侠 责任校对: 尹志秀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邮政编码: 050071

网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cbs@public.sj.he.cn

Tel.: 0311—7042501 转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保定市省印路 102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7.25 印张 160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定价: 11.00 元

ISBN 7-80611-960-4/I·859



目
录

第一部分 波利亚

- 1、命运之路 (1)
- 2、道路连通 (11)
- 3、追寻飞船 (21)
- 4、遭遇埋伏 (28)
- 5、伊萨夸来了 (39)
- 6、叛逆的风 (46)
- 7、流落于外星球 (53)
- 8、野蛮公道 (59)

第二部分 纽米诺斯

- 1、旋风中心 (66)
- 2、维京人 (75)
- 3、伊萨夸的两位特使 (85)
- 4、女巫的故事 (93)
- 5、黑时动身 (106)
- 6、雾中扇翅声 (118)
- 7、穴居人 (128)
- 8、莫利恩 (138)



波利亚的月亮

9、遭到攻击 (151)

10、风之统帅 (158)

第三部分 德罗莫斯

1、冰冻星球 (167)

2、火山下面 (175)

3、冰祭司们的巢穴 (183)

4、“时钟飞船在哪儿？” (194)

5、开启的意识 (206)

6、最后一个冰祭司 (213)

7、爆发 (221)

尾声



第一部分 波利亚

1、命运之路

四个人沿着森林边缘徒步行进着，后面跟着摇摇摆摆的泰坦熊，熊背上的行李堆得非常高，以至于人都没地方骑。只有三只熊没有背行李，它们也不是用来骑的熊。再也找不出一队比他们更奇怪的人马了。他们中有直接来自地球西部的古铜色皮肤的印第安人，有地球上永不解冻的北方来的矮胖而强壮的爱斯基摩人，有北极熊一半庞大的白熊，还有一个高大英俊、穿着皮衣的白人，透过敞开的短袖上衣可以看到他宽厚的胸膛和蕴含着强大力量的胳膊。

对跟在汉克·西尔伯胡特后面那帮讲几种语言的人来说，他们的统帅好像完全令人捉摸不透。他是一个很奇怪、很奇怪的人：他是全体高原的英雄，是高原全部兵力的主宰，是女神阿曼德拉的伴侣，是阿曼德拉的儿子的父亲，是伊萨夸部队的毁灭者，他甚至还弄瞎了伊萨夸的一只眼睛。而现在，汉克与他的随从在一起就像一个常人，信心十足地带领随从们搜寻着，就像他指挥他们作战时一样。是的，他的确是个奇怪的人，伊萨夸肯定后悔把他带到波利亚来。

自从西尔伯胡特这个得克萨斯人在与诺桑的决斗中赢得





阿曼德拉那一刻起至今，他已经当了三年统帅了。他赢得了阿曼德拉，也赢得了随她而来的高原军队的指挥权。那还是风之较量之前的事——在那场战争中，高原的军队战胜了发起多次进攻的伊萨夸部队，而且伊萨夸本人还被自己从地球上带来的这个人弄瞎了一只眼睛。

西尔伯胡特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强壮的斗士，能一拳打晕一个强壮的敌人；使用武器的技术比他的老师还要在行；能用——已经用了——心神感应（尽管高原的常人实际上并不真正理解这个概念）来辱骂御风而行者伊萨夸，并且丝毫未损地脱离险境。他非常随和，能理解他的人民的需要；当他的下级战战兢兢地与他接触时，他对待他们就像对待朋友一样平等；他很敬重长老神灵，听从神灵的指示；他的正直已经成了传奇，就像他的力量一样。

当汉克有正当理由杀死他所憎恨的、恃强凌弱的前任——诺桑时——高原上十人中有九人都想处死诺桑——汉克·西尔伯胡特放了诺桑一马，留下了他的狗命。后来，当诺桑背叛了高原，帮着伊萨夸和他的祭司攻打高原时，他被大白熊的驯熊师科塔那结果了性命，脑袋也落入科塔那手中；即使科塔那在战场上受了重伤，他也决不把他恐怖的战利品交给别人，而只交给西尔伯胡特。

现在科塔那正穿过长长的草丛，向西尔伯胡特处大步轻松地跑过来，印第安人科塔那骄傲的头抬得很高，双眼像野兽一样保持警惕。他已经侦察了前方的地带，而现在另两个士兵正在后方侦察，因为尽管高原士兵已经弄清了御风而行者的地盘，他们仍要小心潜伏的敌兵。伊萨夸离开风之子们去星际间穿行后，风之子们通常不敢出没于平地，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有三只熊不背行李，因为它



波利亚的月亮

们是战士，是白色的庞然大物，当遭遇敌兵时，对主人既勇猛，又忠诚。现在白熊们很紧张，汉克·西尔伯胡特注意到了它们急躁的呼吸和叫声。

当科塔那向汉克走来时，他也注意到了他的焦虑之情。这个印第安人双眼注视着黑幽幽的森林阴影，穿行丛林时双眼紧张地眯了起来。波利亚从来没有这样的“夜晚”——这里的夜晚只是经常有些微光，在这种光线下，树林的阴影自然灰暗。

“你怎么了？兄弟？”汉克问道，锐利的双眼扫过对方的脸庞。

“我与熊们一样不安，西尔伯胡特大人，”这个印第安人答道，“也许感到伊萨夸回来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他一回到波利亚……”他耸了耸肩，“或者是别的什么事情。空气都不流动了，森林一片寂静。”

“嗯，”得州人附和着，半带着赞许的口气，“好吧，不管有没有危险，就在这儿扎营吧。还有二十英里才到森林呢，科塔那，这样如果我们被人盯梢，在走出森林之前是甩不掉他们的。我们随时保持五个人醒着，应该足够了。睡六个小时，吃顿饭，然后我们尽全力赶路。走出森林五十英里我们就回到雪地了，那时就能找到我们留在那儿的雪橇。以后的路程就要快多了。再过五十英里，翻过小山，我们就能看见悬在高原上空的波利亚之月了。然后——”

“然后，君主，我们就能看见高原了！”

“在那儿，一个叫翁塔娃的漂亮媳妇正在等着她的勇士回家呢，呃？”魁梧的白人笑着说道。

“呃，君主，”科塔那祥和地答道，“在那儿，风中女神无疑会击出闪电来迎接她孩子的父亲。嗯，不过我倒真的想



念我那温馨的家。如果我们在对敌作战，那又是一回事。——但是，这枯燥的漫步……”他停下来，皱着眉头说道：“君主，我想提一个问题。”

“尽管说吧，兄弟。”

“我们为什么要离开高原来森林里漫游呢？肯定不单是为了找寻稀有香料、猎取兽皮和象牙吧？在白色的高原上有足够的兽皮可以猎取；高原内外有吃不完的食物。”

“请等一会儿，兄弟，我马上解释给你听。”西尔伯胡特对他说道。他马上给身边的人传达了指令。接着，帐篷很快搭好了，晚上的警戒任务也安排好了。西尔伯胡特这才把科塔那拉到一边。

“你说的没错，兄弟，我离开波利亚并不仅仅是为了采集蜂蜜或是为了猎取猛玛象牙。听我说：

“在我们的地球上，我很自由，随时都可以去想去的地方。我们的星球上有宽阔的马路，广大的城市和人造高原，波利亚的高原与它比起来就像个石块。你再看：你看过阿曼德拉飞翔吧——她乘风而行的样子——她父亲遗传的本领。嗯，在我们的星球，人们都可以飞。他们乘着巨大的机器鸟，呼啸地穿行于空中，就像那台留在高原和伊萨夸的图腾庙中间的破机器一样。伊萨夸把我们连人带机器从空中抓走，然后带到了这儿……”

西尔伯胡特停下来，怀疑科塔那没听懂：“你明白我想告诉你的东西吗？”

“我想是的，君主，”印第安人严肃地说，“你们的星球听起来好像是个很漂亮的好地方——但是波利亚并不是你们那儿呀。”

“不错，兄弟，这不是我们的星球——但是总有一天这



波利亚的月亮

儿也会变得像地球一样。我敢打赌，在千百英里外的南方会有温暖的海洋和美丽的岛屿，甚至也许还会有在北方这儿从来没见过的太阳。唉，我忍不住想，如果伊萨夸的活动只限于这个世界的最北部地区，就像他人侵地球时的活动范围那样，该多好呀。这是个有趣的想法……

“至于说我为什么离家来这儿探寻通往南方的森林陆地的原因是：你一定见过我在随身携带的皮纸上作的标记吧？那是地图，兄弟，我们到过的所有地方的地图。湖泊、森林和高山——所有我们看见过的地方都标在了地图上。我想总有一天我能够走出波利亚，去别的地方探索，就像我在地球上常干的事情一样。”

他一拳击在掌中，加强了语气，接着笑着拍拍对方的肩膀说：“来吧，我们已经走了整整十个小时了，对我个人来说，很累了。让我们睡会儿吧，接着还要赶路呢。”西尔伯胡特注视着北方的天空，眉头很快皱了起来，“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是伊萨夸又乘风来到波利亚把我当众抓住。不行，因为他与高原的人民有旧账要算——尤其是与我！”

亨利·德·马里尼并不急于找到伊利西亚（泰特斯·克娄曾告诉他行程不会太容易，通往艾尔德神祇住所的坦途根本就不存在），就任时钟飞船随心所欲地穿行于行星间广阔的空间。对时钟飞船来说，“穿行”并不是指慢慢地毫无目标地从一个地方行进到另一个地方，根本不是那样。因为，德·马里尼的神奇飞船与所有时间和空间都相通；机器的“高速”——如果可以用“高速”来形容飞船的行进的话——是如此之快，以至于飞船以光年速度飞行时，根本不受地球上已被公认的科学规律的限制。



德·玛丽尼也面临着只有驾驶这样一艘神奇的飞行器的人才可能面临的危险：比如无时不在的恐怖的“亨达罗斯杀手”的追杀！

德·玛丽尼有两次驾船穿越时空的经历：第一次是试验时钟飞船操作的初航，第二次穿越纯粹是出于好奇心的驱使。第一次经历中，当他把太阳系远远抛在身后时，停下来逆转时钟的时间进度，使其足以将行星永不停息地固定地绕日转动，直到太阳系都停留在夜空中，太阳的熊熊烈火在飞船的探测仪上只是一些微弱的图像为止。第二次经历大不一样。

看到了太空中一团巨大的灰烬绕着一个逐渐熄灭的橙色太阳运转，德·玛丽尼觉得有一种冲动——追溯它的历史。他飞到这个已经烧成灰烬的星球的过去，直到它的起源。他看到这个星球从一个新生行星发展到一个成熟的星球，伴随着闪光的大气和绚烂的海洋的出现，星球上类似人类的生物开始进化成长，建立了辉煌的但异样的城市……他也看到了这个星球的衰亡。德·玛丽尼对全过程了解得很清楚：战争，一次比一次严重的战争，最后导致了决战。这些生物的科学与人类的科学十分相似。

他们乘着交通工具穿行于空中、陆地和海洋，使用的武器与地球上发明的武器一样恐怖。

……他们使用的武器！

德·玛丽尼感到很恶心，因为他看见了另一个类似人类的生物发现了自我毁灭的方法——在这个例子中，他们把自己的星球烧得像一片虚无的炸薯片——他决定立即返回自己的时空，开始他那神奇的飞行。但是他由此开始了他离开地球后所遭遇的第一次真正的威胁，为此，他在宇宙中迷失了



方向。

这很奇怪，实在与常识相悖：当泰特斯·克娄警告他提防“亭达罗斯杀手”时，他说时间隧道不属于“亭达罗斯杀手”的活动范围。克娄认为在四维空间中，“杀手”追捕穿行的方式就像飞蛾扑火一样（除非蛾子烧死，否则它一直向有火处飞），人的存在会无意中吸引“杀手们”的追捕。“杀手们”能感觉人的存在，就像鲨鱼能感觉到血腥的存在一样；人只会使“杀手”们疯狂地追捕！

此时，德·玛丽尼正驾驶时钟飞船沿着第四维时间隧道向前驶去，紧张地想起了克娄告诉他的关于“杀手”的事——他们是怎样控制时间，躲在时间最阴暗的“角落”——这样的话，他可能已经吸引了“杀手”。事实上，德·玛丽尼发现自己潜意识中想起了以前看过的几行诗，记在克娄杂记本上的一首藏头诗，是克娄的一位古怪朋友所作——此人“梦见”与克突尔胡周期神祇有关的怪异事物的特性，以及传说时空中类似的虚拟事物。诗是这么写的：

先知们说，时空角落藏匿着
难以置信的超世之处；
夜幕遮掩，远离广袤空间，
令人恐惧的亭达罗斯击打永远的风。
黑暗之塔耸立，
褴褛的一群永在，迷失而渴望，
亘古就有，埋在时间之墓里，
玩弄崎岖的时间之潮……

即便他意识到了分心的失误，把思维从突发奇想中抽回来——他脑后突然响起了刺耳的警钟——德·玛丽尼从飞船



的探测器中看见了他们——“亨达罗斯杀手”！

他看见了那些杀手，脑中逐字逐句地显现出克娄对这些令人恐怖的吸血生物的描述：

“它们就像破烂的阴影，亨利，像一团破布一样毫无目的地穿行于时间的大海中。但是一旦走得更近，它们的行动目的便会变得更明确！我想它们有外形和大小，甚至像固体，但是它们与我们所认知的生命相去甚远。它们本身就是死亡——它们是亨达罗斯的杀手——你见过它们一次便永远不可能忘掉！”

德·玛里尼也记起了克娄的建议：一旦“杀手”尾随而来，不要企图逃跑，也不要使用飞船上的武器对付它们。所有这些企图都只是浪费时间。“杀手”们能避开光子，不，它们能超过飞船本身的速度，也能轻易超过光子的速度。四维空间是它们的天下——它们是时间旅行的主宰。时间上的进退——无论你的时空穿行机性能多好，能飞得多快——一旦被“杀手”们盯上，只有一种方法可以甩掉它们：立即回复到平常的三维空间……

德·玛里尼知道怎么做，也能轻易地这么做，但是“亨达罗斯杀手”像一些扯碎了而又有感觉的风筝一样追捕着飞船，它们蝙蝠一样的叫声阴险地环绕耳旁，无形的体态已经开始侵入飞船的外壳，接近德·玛里尼蜷缩、颤抖的身体……

接着德·玛里尼犯了第二个错误——完完全全是人类的错误，一个计算失误——这个错误立即把他带离了原来的时间隧道——他存在的时空，这使他大为震惊，头晕眼花，上气不接下气。德·玛里尼没有回到地球规律制约的三维时空，而是绕进了旁边一个充满奇异和神秘的平行时空。一瞬间



波利亚的月亮

(如果此时还能用这个词的话)，“亨达罗斯杀手”聚集在飞船周围，接下来——

——杀手们消失了，它们去哪儿了？德·玛里尼惊愕的双眼前呈现出一幅他做梦也没想到的景象！这决不是他所认知的星际空间，决不是。他发现自己正穿行于一阵稀薄但闪着灰绿光的迷雾中，其中穿插着珍珠粒似的金色光，就像地球北方的极光，神奇的星星的银色光芒和大大小小行星的反光点缀在各处。

因为德·玛里尼的感觉是与他的时钟飞船相关的；他也感觉到一阵外气层的逆流把飞船吹得更快——飞船在外空星球边上盘旋着。德·玛里尼的脑中一阵悲哀，眼前显现出冰、雪和白色的平原——它们在月光下宁静地躺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波利亚的月亮……



2、■路连■

“西尔伯胡特统帅！汉克！快醒醒，统帅！”科塔那紧急的叫声把睡在中央帐篷里的汉克·西尔伯胡特惊醒了；紧急情况之下，科塔那直呼其名。汉克一下子就从帐篷中走出来，摇着脑袋想使自己清醒，顺着科塔那的手指向天空望去。营地上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天空，什么物体正划过天空，在丛林边上不远处栽了下来。

汉克差点儿没看见那个物体，只是目睹了两三秒钟的飞行过程；但是就在那短短的两三秒时间内，他自以为几乎停止跳动的的心脏又开始了跳动，他脑后的短发又恢复原样了。当那个奇怪的黑色物体划过波利亚的天空时，地上能看到所有这一切。

但是，天空出现的奇怪现象不是伊萨夸——决不是御风而行者。如果是他的话，毫无疑问西尔伯胡特的这队人马在劫难逃。当然，那个物体肯定是个怪异的外星物体，没错，肯定是一个可以在任何星空飞翔的物体，但它决不是雪中之主——伊萨夸。

“一个时钟！”西尔伯胡特屏息道，“一个祖父钟！究



波利亚的月亮

竟……”他的声音突然停住，回忆起一些对话的片断，那是（多少年以前？）他在英国 CCD 时与伦敦基地的同事的对话。那时西尔伯胡特刚加入这个组织不久，但他独特的心神感应的特异功能早就被这个组织发现了。

泰特斯·克娄是英国研究秘密感应的一个主要倡导者。在这个神奇的超自然力学家的家里，西尔伯胡特看见过一架与刚才飞过头顶的时空穿梭机一样的机器。那是一个有怪异图画和没法让人明白的怪物，它有四个指针继续走动，但与地球钟表原形的走动方式完全不同。最令人费解的是它的外形——像一副棺材，比一个高个儿男人稍高一点儿——而且好像根本没有入口，没法进入其中。下面是泰特斯·克娄对西尔伯胡特讲的：

“这家伙的用途可能会让你觉得我发疯了，朋友——当然，这对你观察事物的能力是个考验——但不管怎样，我都要告诉你我的‘时钟飞船’是什么。它是所有空间和时间的通道，能载人到现在或超过现实存在的任何地方去旅行。对此我深信不疑，总有一天，我会知道一切能知道的事情。到那时……”克娄停住了，耸耸肩，然后笑着说道：“那都是以后的事了。目前我只能把自己比作一只想测定原子分裂性的大猩猩那样无知！”

嗯，克娄说过那个“时空穿梭机”是所有空间和时间的通道，是各种时空的桥梁，宇宙的桥梁！

西尔伯胡特凝视着机器消失的那片天空，突然变得很紧张，就像一张拉满的弓，心中翻滚着一丝难以置信的希望，想象着这种希望的所有可能。飞过头顶的那个东西——那副棺材的形状一闪而过——有没有可能是……？

“那是什么，统帅？”科塔那问道，他的话语轻而平缓。